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三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凡七年  
盡丁巳宋高宗紹興七年

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春正月以張俊為江淮招討

使岳飛副之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尤悍強連兵數萬有

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又圍江州朝廷患之以俊為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李成

陷江州

未幾復陷筠州

謝克家罷

○二月以秦檜參知

政事○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

盜皆遁

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破賊決

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俊謀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揚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眾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與國軍等處羣。金人陷鞏洮諸州。兀朮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盜皆遁。

二路皆為金有。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捷懶。

北遁。榮本梁山灤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

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捷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捷懶收餘眾奔還楚。張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于朝。遂以榮知泰州。張浚

軍閬州。分諸將守川陝。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夏四月。為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隆祐皇太后孟氏崩。年五十九。諡金。嚴西遼曷董。

城不克

金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

所往。粘沒喝以耶律余覲遠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余覲。使攻大石于漠北。曷董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曷董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

復楚州。五月。光世使都統制王德龍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

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作大宋中興

玉寶。○張俊追敗李成于黃梅。成奔劉豫。岳飛

招張用降之。

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

北走。降劉豫。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

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

六月。攢昭慈獻烈

皇后于越州。

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侯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

張浚以吳

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

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

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

豫置招受司。誘宋逋逃。

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

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

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今其封久不舉。有司其上。應襲封者。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話為

安定郡王。自後嚴封不絕。范宗尹免。

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為相。毅

屢為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為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遂落職。

八月。張浚殺

前威武大將軍曲端。還。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

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又從而間之。

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

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

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

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

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瘡之以。

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以汪伯彥。

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死。張守復薦。

為江東安撫大使。既而罷之。張守免。時黃潛善已

用伯彥。侍御史沈與求論劾之。詔以李回參知政事。

伯彥復褫新職。守亦引疾辭去。以秦檜為尚書右僕

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以秦檜為尚書右僕

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詔贈程頤直龍

圖閣。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

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

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

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

馬。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

也。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

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

湖南江西之間。而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

寇最急。廣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復修日曆。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

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曆。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長星見詔。

求直言。○冬十一月。李回罷。○王德殲邵青之衆于

崇明沙。獲青送行在。青寇宣州。進圍太平。劉光世招降

犯江陰。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

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

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

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以孟庾參知政事。○金兀術寇和尚原。吳玠及

其弟璘大敗之。兀術遁。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

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抗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

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

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

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

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

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

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

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髻其須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初置見錢

關子時命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入中以給軍

食。商人執關子于推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推貨務又止

以日輸三分之一。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

宣撫使。韓世忠副之。卒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庾為宣撫使。世忠

副之。發大軍由温台路入閩。汝為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富直柔罷。○十二月。

盜曹成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

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金以陝

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

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

岳吉。以徇。禽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

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

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帝如臨安。從呂頤浩

也請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置御前忠

銳軍分降盜崔增邵青趙廷壽徐文等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帝初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三月桑仲請合諸

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明罷殺仲仲將李

橫擊明走之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

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

相為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誘劉豫將遷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河南鎮撫

使翟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汴以興屯

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

書豫復陰留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携其首奔豫

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其子琮嗣職夏四

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

以輔曹成陷賀州○詔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

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

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

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蠱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

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廷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瓌楊沂中等皆隸焉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



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鳩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劉豫徙

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

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陶、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岳

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西歷湖湘，據道賀二

州。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

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

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嶺，連控隘道。以衆十

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

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

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

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

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

州。邵州金以粘沒喝為都元帥，兀朮副之。○五月，以

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育太祖

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元懿太子卒，帝

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憲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

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叛。頤浩次于常州。**

**王德追延壽至建平誅之。**頤浩至常州。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彛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

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虜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以李橫為襄郢鎮撫使。**

**頒戒石銘于州縣。**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

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翟汝文罷。**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為

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  
**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

遂以所部叛去。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

**安國及程瑀等二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

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

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  
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  
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  
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  
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  
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  
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  
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  
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  
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  
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  
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  
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耽文果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  
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  
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  
材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

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  
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  
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  
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  
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  
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得失係國安  
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  
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  
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  
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  
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  
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  
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  
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  
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

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以孟庾同都督江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空。

**淮荆浙諸軍事**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先是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着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

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密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密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彗星見**

**赦求直言**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忠走降劉豫。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綦張飲。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 **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留。久之。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

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以孟庾同都督江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空。

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  
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  
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  
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  
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君  
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上國遣使來。  
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  
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  
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沒喝  
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  
入對。言金人之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以朱  
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復如金。

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

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  
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  
勝。西北遺民歸附者眾。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  
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括曲端  
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余覲謀反伏

誅遂大殺遼宗室○及十月禁私酤○遣官給

享于温州○十一月李綱至潭州湖南羣盜平

綱至潭時湖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復秦州彥守金州

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  
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

鎮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

綱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初取江

浙湖南月椿錢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

制係省封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召張椿不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民患。

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

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為熙河蘭廓經畧

使關師古舉兵復熙鞏

三年癸天會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潁昌

府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詔春秋望祭諸陵。

金人陷金州。王彥走石泉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

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晚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

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二月。劉子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

擊平破之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

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

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

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撤离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遣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撤离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

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權邦彥卒。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以席益參知政事。嘗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

徐俯簽書樞密院事。○三月。李橫傳檄收復東

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穎昌

復陷。○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

復寇陷之。○楊太僭號大聖天王。詔統制王瓌

會兵討之

大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詔王瓌會兵

討太。太又名公。蓋楚人謂年少者爲公云。

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附劉

豫

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

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

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

事遣使金

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

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王彥復金州金

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人遂棄均房。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

齊

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路招

五月罷宣撫司便宜

黜陟。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

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

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

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

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

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

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

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

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

精忠岳飛字。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八月翟

琮棄軍奔襄陽。劉豫遂陷伊陽。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琮不能孤



立。乃棄伊陽。沂王栻有罪。金人殺之。栻與駙馬劉文孝告二帝

謀變。金人按問。九月。呂頤浩罷。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大祖取天

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宗、屢奏人有戰

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

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未言。頤浩連章待罪。

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殿中侍。擢

史常同。論頤浩過惡。遂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頤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為重。然其

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以劉光世韓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頤浩不能用。

世忠為江東兩淮宣撫使。王瓌岳飛為荆湖江

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

至二十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

宣撫使。屯池州。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瓌為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

六郡。○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也。金

兀術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

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

之屯武都。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即位，屢遣使

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

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

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

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

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語

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

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寅甲

四年金天會二年春正月，韓肖胄罷。肖胄與朱勝非不

合，力求罷從之。

二月，席益罷。○三月，吳玠、吳玢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

先是玢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

命玢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

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

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

以當其衝。玢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

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

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玢冒圍轉戰七晝

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

雲梯攻壘壁，揚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

請別擇地以守者，玢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

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玢率銳卒

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玢軍少憊，急屯第

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鈞相連，魚貫而上。玢以

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

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

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

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

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後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以趙鼎

參知政事。○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

俊。○張浚至臨安。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

州。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祕其事。未行。王似盧法

劉錫等俱赴行在。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殿中

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浚即日行。詔以王

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劾之。法原尋卒。夏四

月。關師古及金人戰于熙河。兵敗降金。師古遣兵

十。金人大劔。至是慕洧與金人合。徐俯罷。與趙鼎議

兵攻之。師古戰不勝。脫身降金。不合故也。

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先是隆祐

置酒官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

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剛

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其後論議罪。追貶章惇為昭化節。五月。度副使蔡卞為單州團練副使。冲祖禹之子也。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

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秋七月。以胡松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年簽書樞密院事** 朱勝非也。岳飛復襄陽等六郡。是

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尔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鼻曰。尔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鼻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

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八月。

**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徐

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

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是時蜀士至於釀金募人請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難。况在萬里之外乎。

**金** 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沒喝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

**楊太敗官軍于鼎江。詔岳飛移兵未之知也。** 王瓊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太于鼎江。師敗皆沒。討之。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峯戰沒。

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瓊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九月朱勝非罷。** 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玘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忌趙鼎。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

人以此少之。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

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平。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上。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朵捷懶調勅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猗各將兵會金兵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

事時遣報驟至舉朝震恐馬將赴川陝陸辭帝以沈與

求參知政事○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

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召張浚于福州初浚

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

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擣

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

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

義不可更屈故賈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

也擣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

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關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

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

觀兼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世

侍讀

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

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

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

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嚮於是移

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

對李董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

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

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

斧上堪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

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

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鷓鴣口橋解元至承州北

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

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眾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

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

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廢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帝自將禦金。

次于平江。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孟庾為行官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官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揚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

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捷懶兀術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十二

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兵敗走。金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臯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臯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魏良臣還自金** 良臣至金。粘沒喝言當割建州以南。王兩家為小國。索銀絹千萬。搗軍仍

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玘請罷講和二字。 **金兵自** 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

**淮引還** 捷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

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敗。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

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猷

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

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

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

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

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

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

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

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

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當

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



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驛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驛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初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闕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

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此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時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先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進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

帝賜詔褒諭。

五年

金熙宗嘗仍稱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召張浚還

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于外。

金主吳乞

買卒兄之孫亶立

初粘沒喝兀朮等會朝上京。以諸班勅極烈之位。久虛。請立太祖之

孫合刺。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刺即亶也。至是金主卒。亶立。追尊其考豐王。繩果為景宣皇帝。妣蒲察氏為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劾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束曰康宗。妣皆為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二月。帝如

臨安。○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

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浚相得甚驩。人知

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擣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

處相住。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吳玠復秦州。

吳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揚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撒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

政復擊之。作太廟于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

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

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

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閏月。胡松年罷。

置總制司。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益度提領。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

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

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折為總制錢。歲收至

七百八十三萬緡。三月。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東南都。餘萬緡。而洞庭據上流。

恐揚太滋蔓為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謀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

率來。夏。四月。罷諸州鎮撫使。先是。陳規守德安。乞罷鎮撫使。帝從之。封周後柴叔夏為宗義公。

不復除。至是。盡罷。上皇卒于金。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

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間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

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

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踈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儂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勤兵於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龍圖閣直學士**

**致仕楊時卒**

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

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皆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

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五月遣忠訓郎何**

**鮮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

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

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謀計邪。荀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荀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薛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關地復土。終歸於和。以子孟庚知未可遽絕。乃遣薛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樞密院事** ○封瑗為建國公。就學於資善堂。請以

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行統元歷。常州布衣陳六月。岳飛大破

**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

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皆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璣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

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首。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眾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

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秋七月。子孟庾罷。○冬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識云。

十月。張浚還自潭州。以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

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坐隅。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

于涪州。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

自高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於涪。關以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以

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張浚薦。金伐蒙古。其忠也。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

胡沙虎將  
兵擊之

辰丙

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二月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韓世忠圍淮陽金兀朮救之世忠還世忠聞劉豫聚

兵淮陽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月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猗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尊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

盱眙韓世忠屯楚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

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遣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入奮厲撫集流散通商夏四月劉豫陷唐州○起惠工山陽遂為重鎮

復岳飛為京湖宣撫副使飛以母喪扶襯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六月

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屯襄陽

揚沂中屯泗州浚命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飛屯襄陽以圖中原

且謂飛曰此地君素志也地震求直言○秋七月以郭浩知

金州邵隆知商州經商號○以陳公輔為左

司諫

公輔召還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

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

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

為世龜鑒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

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

左司諫賜三品服

劉光世復壽春○八月四川都轉運

使趙開罷

吳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趙開數以饋餉

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為之交解乃以席益為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

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

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

更然茶鹽權酷奇零絹布之征遂為蜀常賦以秦檜則開作俑之責不能逃焉益尋以母喪亦去

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奏決尚書省樞密院

事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

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

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

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岳飛復蔡州遣牛皋復鎮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汝軍。揚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大行一帶山岩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李成。九月。帝如平江。岳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

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

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飛遣王貴。郝晟。董先。復

萬石。降其衆數萬。會劉豫屯兵窺唐州。飛遣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於是召貴等引還鄂。

州。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猗分道寇淮西。楊沂

中等大敗猗于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劉豫

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

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

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

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

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

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猗率東路兵由紫荊山。出渦

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

俊。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

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

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

趣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

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

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

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猗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猗率眾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猗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猗恐。孫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猗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

其軍。猗眾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背。大呼曰。賊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眾大敗。橫屍滿野。猗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揚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眾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猗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西遼耶律大石死。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趙鼎罷。

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

帝曰。侯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盡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折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陳公輔

### 乞禁程氏學。詔從之。

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恠語。淫說鄙論。曰。此

伊川之文也。幅中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七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

求同知樞密院事。○以張浚兼樞密使。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

不置使。至是復置。何薜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

帝成服。何薜還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昭。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

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

奉宗廟社稷。今梓官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謚曰顯肅。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退而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殲敵讎。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率羣臣遙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已為君。則兄之可也。但以秦檜為樞密使。○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之。○二月朔。日食。○遣王

金初用大明歷

司天楊紱所造也

二月朔日食遣王

倫如金

詔以倫為奉迎梓官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可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帝如建康。○以呂祉參謀都督府軍事。張

宗元為參議官。○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遙

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

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

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為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為皇太后。

劉光世免

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

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

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為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社不可用也。浚不從。

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

監其軍。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

壽見帝。數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

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

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

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

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

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舉。帝曰。有臣如

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

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

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

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

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

軍務。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

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未至而罷。

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

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

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

夫願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

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

入德之方。則狂言恠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

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

自嘉祐以來。願與兄顯。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

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

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與祠。六月。沈與求卒。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淹練通達。克已聽納。

岳飛奉詔入朝。遂遣還鎮。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尚書左丞高慶裔。秋七月。粘沒喝以憂死。初。金乞買召粘沒喝為相。以訛里朵代守雲中。粘沒喝遂失兵柄。蒲盧虎欲挫粘沒喝。因其所善高慶裔。以賊敗下獄。粘沒喝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粘沒喝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反。凡粘沒喝之黨連坐者甚衆。粘沒喝恚悶。絕食。縱飲而死。八月。以張俊為

淮西宣撫使。○召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往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闊略。况小嫌邪。當為諸公辯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令人

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與祠。六月。沈與求卒。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淹練通達。克已聽納。

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等為大帥。而召已赴行在。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社。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社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北去。距淮三十里。社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眾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眾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羸瓊去乎。眾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眾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社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俊自盱眙移屯廬州。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浚怒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辭耻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流涕。事無巨細必以

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屬瓊叛。呂社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侯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

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閏月以尹焞為崇政殿

說書初焞被召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命漕

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

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復

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張俊棄盱眙還建

康。○金人罷汴執劉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

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豫

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

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

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

於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徐

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

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為左

都監屯太原。捷不也。為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

毫。穎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捷

懶兀朮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

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

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

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

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

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乃以鐵騎數千圍

宮門。遣小校巡問巷間。宣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

汝免行錢。為汝敲殺。殺豹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此人

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

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官人

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

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



豫求哀於二帥。捷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  
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  
塞。十二月。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擄其不  
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  
北討。皆不報。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捷懶送  
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  
金人許還梓官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  
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  
逾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官于金。

###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三

###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四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盡乙丑宋高宗紹興十五年 凡八年

### 八年

元年

### 春正月張守罷

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

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疆  
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  
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二月。胡安  
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

### 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

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  
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  
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  
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

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諡文定。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帝定都臨安。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有戶部官進錢入官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於遠郡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三月。以劉大

中參知政事。王庶為樞密副使。○以秦檜為尚

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

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陳

與義罷。初朝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

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夏四月。詔王庶視師

江淮。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於都教場。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

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軍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泗州。緩急為聲

援。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本。五月。王倫偕金使來。倫至會寧。見金

次致使指會捷。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

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石館伴之。石以為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石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官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官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淪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雖金以經義詞賦

兩科取士。○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凡五

奉先聖祠事。時玠僑于衢也。秋七月。彗星見。○王倫復如金。秦

復請遣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以國恥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

補外。詔八月。金始頒行官制。初。金太祖用漢官賞從之。

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斜也。幹本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略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

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金以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為之參定其制。

會寧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會寧。即海古之地。金源于此。故名金源。初稱為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

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

大興中京大定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

府則仍舊云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振入臺即劾大

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

待論當自廊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撒离喝來歸

為去就矣

金人追及之乃奔夏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世

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廊延經略王庶

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人夜宿陶穴世輔緝陶穴中

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

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

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

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

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

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

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

獨立馬圍場間世輔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

兀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

世輔知同州世輔至廊省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南

大中

與趙

大中

與趙

大中

與趙

大中

與趙

大中

與趙

大中

與趙

大中

與趙

大中

與趙

大中

與趙

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誣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固鑿無虞。他人所不及。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

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蓋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金以張通古為江

### 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

王倫至金。金主以其右司

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為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為封册。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册。於是朝論籍籍。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

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

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

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罷直學士院會開。

詔羣臣議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監。

廣州都鹽倉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會開當草國書。辦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

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日。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柰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

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羣言。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於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瑛。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偕。乃以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必立約。東。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

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項縲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

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

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鑊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王庶罷。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爲功。紕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庶因乞免簽書和議文字。十二月。以且累疏求去。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 李光參知政事

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

### 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

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



九年

金天眷二年

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通和大赦江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

赦文略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興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嚙手燕雲。終

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讎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譽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二月遣判大宗正事士

傷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

初史館校勘范如圭

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柰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儂等往。以尹焞提檜。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遂謁告去。

舉萬壽觀兼侍講辭不拜

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帝慘然

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焯問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焯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

至是改命焯以和議為非。固辭不拜。以王倫為東京留守。

命倫交割地界。又以周聿

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庭實解

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尋以路允迪為南京留守。孟庾兼東京留守。李利用權留守西京。以吳玠

為四川宣撫使

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

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

扶掖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倫王

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而去。

移行臺于大名府。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命炤宣

諭陝西

炤至鳳翔。承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略使。吳璘為秦鳳經略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為廊延

經略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罷權吏部尚書晏

敦復

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

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五月。李

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

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撤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讎。夏主曰。爾

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乃還。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為陝西招撫使。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廊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哆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哆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所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行至廊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玠遣詣樓炤于長安。炤承詔以為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

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夏主乾順卒。子

**仁孝立** 號乾順曰崇宗 **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

**撫使吳玠卒** 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

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

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諡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

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 **士儂張燾還自河南出燾**

**知成都府** 士儂至鄂。岳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

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遂入栢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詔封士

優為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秋。七

月。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

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金宋王蒲盧虎等謀反。伏誅。為左丞相復附之。捷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

覺。蒲盧虎。訛魯觀。皆伏誅。以捷懶屬尊。釋不問。王倫如金。金人執之。兀術

金主曰。捷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

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捷懶等反。金人執之。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

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知捷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

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官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

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邪。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

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

金人秘之。金以捷懶杜充為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捷懶以謀反誅也。丞相命下。捷懶謂使者曰。我開國功臣

與翼王鶻懶等謀反。事覺。且疑捷懶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捷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死。

地。遂命誅之。捷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死。

與翼王鶻懶等謀反。事覺。且疑捷懶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捷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死。

地。遂命誅之。捷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死。

申庚

知邵州王彥卒

彥當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河朔。號稱名將。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

又奪其兵柄而使

冬十二月李光罷

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

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

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蒙古

襲敗金人于海嶺

金胡沙虎攻蒙古。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眾于海嶺。

十年

金天眷三年

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

初將為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為起居郎。廷臣為侍御史。朝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觀之。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觀。

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

綱卒于福州。年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綱

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朱熹曰。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

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

夏四月韓肖胄罷○五月金兀朮撤離喝分道

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

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

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韓本然之。及捷懶誅。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

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分道入寇。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拱州守臣王愷。亳州提轄魏經。死之。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廊延諸路。撒離喝既至。鳳翔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詔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檝聞之喜。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

揚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移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離喝使鵲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十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離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取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初。錡赴東京。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

問計。鎬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鎬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弩以行。至是，鎬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鎬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鎬合。鎬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鎬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穎河，遂圍城。鎬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

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鎬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眾。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鎬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鎬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彊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鎬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鎬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詔，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詔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術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眾來援。鎬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

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且敵營甚滿。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鷲車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還。錡。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

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徃徃困乏。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戒。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撟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



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彊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 岳飛遣兵

敗金人于京西。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

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

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闡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

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飛

將李寶牛臯相繼樓炤罷。遣使諭岳飛班師。秦時

敗金人于京西。李若虛詣飛營。諭指班師。閏月。金人寇涇州。經

### 略使田晟破走之

撒離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撒離喝覘之曰。善

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

將拒之於青谿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揚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離喝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

山爲陣。乘虜壁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撒離

喝走還。鳳翔岳飛收復河南諸郡。飛攻金人于蔡州。破

憲敗金韓常於穎昌。又復淮寧府。郝晟復鄭州。張應韓

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擢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

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

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

府。飛又使張應韓世忠遣兵復海州。世忠使王勝等

會興復永安軍。韓世忠遣兵復海州。父老哀

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

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 張俊使王

德復宿州。金人棄亳而遁。俊入亳。遽還壽春。遣

統制王德援頴昌。兵還。就擄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

馳至蘄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臥鼓。遊騎引去。德

因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

先濟。步騎從之。遙謂金人曰。吾與爾小大戰。雖名王

貴酋莫不糜碎。爾何為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守將

馬秦馳入城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宿州

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鄺瓊與葛王烏祿

在亳。聞德至。曰。夜又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于

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初德以十

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狀。

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安置趙鼎于潮州。秦

又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叉。安置趙鼎于潮州。秦

惡鼎居越。偏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

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

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

府錢十七萬。縉謫官居興化軍。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

鑄論之不巳。乃貶清遠。秋七月。以王次翁參知政

事。秦檜薦次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

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术。次翁懼檜得罪。因

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

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

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岳飛擊走金

兀术于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

陵。飛留大軍于頴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

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

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

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

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術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術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術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穎。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屍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術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術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術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術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術還汴。飛檄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以揚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

劉錡為判官

岳飛奉詔

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

兩河豪傑李通等帥眾歸飛，由是金

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克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術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馬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覲、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忙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眾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

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揚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初兀術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術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日。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術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術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 八月貶

### 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

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

諭樞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閩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九成從揚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為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寶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持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 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宿州。

沂中兵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宿州。

### 九月遣使諭韓世忠罷

兵還鎮。時諸大帥金殺其左丞相谷神。右丞蕭

慶○冬十月。金撒離喝陷慶陽。河東經略使王

忠植死之。忠植本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

唱犯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

慶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離喝。撒離喝

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大行忠義

也。為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

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臨安火

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

○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時金主興禮

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一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

中原。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

九代孫承奉郎璠。遂封之。

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

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

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

酉辛

十一年。金皇統元年春正月。金兀朮陷壽春。入廬州。

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兀朮自

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

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渡淮入廬

州。詔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尋詔韓

世忠引兵往援。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

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

唇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

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固請而行。

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白明旦當會食。歷陽。

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术退保昭關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既而德又敗韓常于含山縣東又敗兀术于昭關復舍山及昭關

金人陷商州邵隆復之○楊沂中劉

錡敗金兀术于柘臯遂復廬州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

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术以柘臯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

師錡進兵與兀术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

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

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术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

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

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

如墻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

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术復親帥兵逆金命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金追封昏德公為

天水郡王封重昏侯為天水郡公又封耶律延禧為豫王金

主親祀孔子○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

師金人陷濠州俊使沂中救之敗績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

師行纜數里謀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回會于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

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馬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眾。韓世忠帥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柰何？」錡曰：「揚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毋恐，請以步卒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耳，乃岳飛帥兵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

### 岳飛帥兵

### 救濠州不及還次舒州

飛將救濠州，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

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帝不從。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乃詔飛會師，斬黃，飛至濠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 金兀朮渡淮北去○夏四月孫近罷○以韓世

### 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

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柘臯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加揚沂中開府儀同三司，賜名罷存中。王德、清、遠、軍、節、度、使，而進范同為翰林學士。

三宣撫司。五月。詔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

張俊知秦

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又置三總領所於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錢糧。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初飛在諸軍中。年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怵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難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是。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鬼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既至楚州。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昉言。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俊飛既還。飛遂不復出。掌

兵。其僚屬多乞宮祠而去。俊每獨出視師。

六月。進秦檜為尚書左僕射。

○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罷淮北宣撫判

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揚存中嫉之。至是

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荆南府。

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

祀

程嬰。公孫杵曰。韓厥也。

罷知溫州王居正。

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力辨王安石父

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溫州。居正知不為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

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揚時器之。出所著三經

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



下遂不復。言王氏學罷岳飛奉朝請。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

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

面欺其主邪？兀術遺檄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

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檄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

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

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而不

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為萬壽

觀使。奉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

朝請。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

鎮萬屯劉家園，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

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彊弓，

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

臂先發，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

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

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

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

和議，嘗讀檄奏，至德無常

以和請，岳飛方為

終梗和議，已必

暫至舒蘄而不

乃罷為萬壽

世將問策安出，璘曰：

坐不得起，次最彊弓，

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

以拒馬為限，

騎兩翼以蔽

謂之疊陣。世將善之，

諸將竊議曰：吾

能持滿，敵雖

先一日璘會

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

和議，嘗讀檄奏，至德無常

以和請，岳飛方為

終梗和議，已必

暫至舒蘄而不

乃罷為萬壽

世將問策安出，璘曰：

坐不得起，次最彊弓，

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

以拒馬為限，

騎兩翼以蔽

謂之疊陣。世將善之，

諸將竊議曰：吾

能持滿，敵雖

先一日璘會

言王氏學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

和議，嘗讀檄奏，至德無常

以和請，岳飛方為

終梗和議，已必

暫至舒蘄而不

乃罷為萬壽

世將問策安出，璘曰：

坐不得起，次最彊弓，

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

以拒馬為限，

騎兩翼以蔽

謂之疊陣。世將善之，

諸將竊議曰：吾

能持滿，敵雖

金

兀術欲議和。莫將父留于金。乃縱之歸。

冬十月詔

以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

兀術遣劉光遠還。要官

秦遣

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

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

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

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

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

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許號鵬兒。

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

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

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

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

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

應求白俊。以為樞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鍊。使憲

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

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至臨安。下大理寺獄。

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

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

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

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

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

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岳飛者。強

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

塞。乃改命諫議大夫。萬俟卨。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

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

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

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為言。高喜。白

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

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高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

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

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儂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韓世忠罷。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何以服天下也。

韓世忠罷。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童奴。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 十一月范同罷。安置李光于藤州。

秦檜忌光。諷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與孫近朋比。安置藤州。藤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刺者獻于檜。檜怒。令言者論之。再竄瓊州。

### 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

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宰執告祭天地宗廟社稷。命鑄往使。誓表略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四十

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為弊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弊邑永為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兀朮尋遣人來。復求商州及和尚方山。

二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卑金京西割唐鄧秦二

之半。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

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為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

東西。湖南北。四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

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

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

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

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初邵隆

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

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怏怏。徒知

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徒知敘州。檜陰使人

之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歲已暮而

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

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

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

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雖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

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

郡王

封崇國公瑒為恩平郡王

詔諸州修學宮。○何鑄還自

金

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

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三月放齊安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三月放齊安。王士儂于建州。秦檜惡其救岳飛也。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

卒。以鄭剛中代之。

剛中節制諸將極嚴。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具璘陞少師。語主

閻吏乞講釣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爾。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皇恐聽命。夏四月。

金使人以袞冕來冊帝。

金遣左宣徽使劉苦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五月初。置權場于盱眙。

其後又置于光州。棗陽。安豐軍。金亦置權場于壽。鄧

州鳳翔府

六月安置王庶于道州。○何鑄罷秦檜以鑄不傳

會岳飛之獄。怨之。調万俟卨論其過。欲竄諸嶺。表帝。帝不許。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秘書少監。徽州居住。

月以万俟卨參知政事。○金人歸徽宗皇帝顯

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喪至。帝易總服。奉安龍德。

別皇太后章氏至自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宮。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

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

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

忠厚為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

國公。以和好成也。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

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冬十月。攢徽宗

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尋改陵曰

永裕。在會稽。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

為秦魏兩國公。辭不拜。以太后回鑾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以

十一月。張俊免。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

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論之。遂罷為鎮洮。崇信。劉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

光世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

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為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微猷閣待制致仕尹

**焯卒**

焯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詔祕**

**書少監秦熺脩日曆**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熺養之。南省擢為第一。檜以

為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首。熺次之。歷官祕書少監。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以熺領國史。自檜

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為已功。自領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

**孟忠厚罷**

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壻也。未嘗親

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諷十二月陝西大旱。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

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灞澆皆竭。民無以食。多餓死者。

**西遼耶律大石妻**

**蕭氏死。子夷列立。**

夷列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十三年**

皇統三年

**春正月作太學**

以岳飛宅為之

**二月作**

**景靈宮**

遣官自溫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併奉

安 **三月築太社太稷壇及園丘** ○ **夏閏四月立**

**貴妃吳氏為皇后**

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

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

**之王次翁罷**

時秦檜當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始終不貳於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

月。停給僧牒。

先是臨安府乞度牒脩觀音殿。帝不與。特給錢五千緡。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

老。或毀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盛矣。至是命停給。雖持旨亦令執奏。六

月。程克俊罷。○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

白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

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谷神聚落也。谷神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箬谷神持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辯之。谷神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洲為辭可也。谷神義之。而

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

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

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

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詐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

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

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賜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從之。會寧及還。

入見。除祕書脩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



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痊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

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末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贖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而卒。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冬。

十二月朔。日食。

是日陰雲不見。秦檜率百官稱賀。

金人來聘。

賀正也。

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馬六匹。自是歲如之。

復置三館。

上謂宰執曰。人才須

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

春正月。樂平水鬪。

樂平縣何衝里田隴數十百頃。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鬪于杉墩。二月。万俟卨罷。

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

初高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屬高以聞。高

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鈴紙尾進。高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

一語。諷言官李文會。詹

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

大方論之。高遂求去。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閱表請。帝視學。從之。止輦於殿門外。出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熈執經。高

閱講易泰卦。胡宏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

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讎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

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大辱而為大恩。閣下目覩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

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詞。欺罔

孰甚焉。客夏。四月初。禁野史。

從秦檜請也。後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

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復下詔申禁。

五月。樓炤罷。以

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

文會劾炤罷之。遂命文會代炤。自是執政免。即以言者代

之。閩浙大水

內侍右武大夫白鏐。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言變理。乖盪。洪皓名聞

華夷顧不用。鈔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配鈔於萬安軍。伯麟於吉陽軍。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秋八月。金主亶殺其子魏王。

道濟○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秦檜怨鼎不附和

張九成折彥質張戒解潛辛承宗皆指為鼎黨貶斥之。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徼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為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右正言何若指程頤張載遺之為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

官力加禁絕。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簽書樞密

院事愿為中丞迎合檜意以舉劾人號之王倫為

金所殺金欲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盜刀金扶

其使俾縊殺之

十五年皇統五年春正月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夏四月朔彗出東方大赦○六月朔日食○帝

幸秦檜第上賜檜第又賜銀萬兩絹萬匹錢萬緡綵千匹車駕親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嬉學

士承旨婦郡夫人孫墳堪坦並除直秘閣賜三品服墳時方九歲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後又命作檜

家廟賜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

以祭器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

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

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

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

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

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

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夕十月楊

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愿希秦檜意附下

愿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罔上至是斥去天

下快

之

###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四

###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五

起丙寅宋高宗紹興十六年盡壬午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 凡十七年

十六年皇統春正月行藉田禮先是知虔州薛弼言

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修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藉之類節節備舉

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夏五月金韓企先

卒企先為金右丞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為已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諫多君子號

稱賢相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金人重

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曠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至是唐括酬等告虛

丙寅

中謀反。有司鞠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於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士談瓊孫也。秋九月。金劉豫死。冬十二月。金遣使如

西遼。西遼殺之。

先是回紇遣使入貢于金。言耶律大石與其國隣。大石已死。金遣粘割韓

奴與其使俱往。遼主遇之于野。韓奴語不遜。遼主怒而殺之。

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

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

若簽書樞密院事。二月。李若谷罷。三月。以段

拂參知政事。何若罷。夏四月。以汪勃簽書樞

密院事。○金主亶殺其文武從官十餘人

金主自即

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元術。雖初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后裴滿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酣怒至於手刃侍臣。至是宴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無何。又殺橫海節度使田穀。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廷。王傲。趙益興。龔夷鑒等。

五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于英州

秦檜

惡皓。饒州通判李勤。因誣皓作欺世飛語。乃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秋八月。故相趙

鼎卒于吉陽軍

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糶米。會降旨

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慮。不爾

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齋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召還。責桂陽軍安置。未幾。四川宣撫司亦罷。冬。十月。朔。日食。○十二月。金及蒙古和。初。捷懶既誅。其子勝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彊。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孛極烈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其厚。於是蒙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十八年

皇統八年

春二月。段拂罷。

拂聞趙鼎死于海。南為之歎息。秦檜

怒。侍御史余堯弼論拂與小臣私交。漏泄政機。遂罷為資政殿學士。尋落職。與國軍居住。

三月。以

秦熺知樞密院事。

秦檜問勅令所刑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以為必不

襲蔡京之迹。檜怒之。寧。宏弟也。

夏四月。朔。日食。

○秦熺罷。為觀文

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

熺乞避父子共政也。尋加少保。五月。

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

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

策。秦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居住。

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

亮

名迪古乃。太祖子幹本之子。為人慄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中京留守。

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丞。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為省臺要職。引裕。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為兵部侍郎。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

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八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月。汪勃罷。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九月。詹大方卒。冬十月。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金

兀术卒。金自粘沒喝死。捷懶蒲盧虎等皆有自為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术。則國勢

殆矣。故其國論功。以為粘沒喝後。惟兀术一人耳。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

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竄新州。同郡王廷珪嘗以詩贈銓。坐流辰州。新州守張肅承檜旨。論銓與

客唱酬。謗訕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肅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卒。時洪皓在英州。聞人倪譽為守。聞肅以巧

中遷客。取使節。欲效之。即使人伺隙。捕皓家。十二月。奴實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營卒事乃解。

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

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

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春三月朔日食。○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秋九月。復召入平

章政事

金主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四月壬申夜大風雷雨電震壞金主寢殿鷓尾有火入

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有龍闔於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冬十月金主嘗殺其弟胙王拜平章謀逆益甚

常勝遂殺其后裴滿氏

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

當遷許于裴滿后后白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乘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

昨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怒召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搆常勝查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官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十二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與國以符鑰啓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烏



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官門者以辨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與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刀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括辨為右丞相烏帶為平章政事諡褒滿后為悼平皇后廢宣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

天德二年

春正月

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

不克檜殺之

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于道遮檜肩與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

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

徒單

氏賢遇下有恩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弒宣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銜之至是追尊幹本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

巫伋簽書樞密院事遣堯弼使金

賀即位也及還金主以上皇玉

帶附遺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

之峽州責降徽猷閣直學士胡寅等官有差在光

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許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

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諷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峽州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

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州通判沈長卿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

知雷州王趨求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

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夏四月置力田科募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

耕兩淮田從知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兼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

尚書省令史蕭王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大宗正寺胡里甲擊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

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

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王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王子尚主曰朕無

以報卿使朕女為卿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撤離喝等夷其族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彊及宗

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撤離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李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幹帶孫

活里甲好修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二十

飾亦族之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

門二孫墳堪扶掖升殿不拜

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

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

頓放，伋唯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三月。金大營宮室于燕。

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

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

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

計，成而復毀。夏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務極華麗。

宗婦于宮。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為昭妃。又命徒單貞諳宰相曰：

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魯子莎魯啜、胡魯子胡里刺

胡失打、秉德弟紇里，四人之妻于宮。尋封紇里妻高氏為修儀，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

為帝。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為后。定哥初不忍，亮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

殺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為麗妃。

使乙刺補出其妻蒲察人察。秋七月，除薪米稅。○而納之。人察，亮姊之女也。

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

忠卒。世忠性驍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觸秦檜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

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

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劉寶等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也。及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斬王諡忠武子彥直。冬十一月。余堯弼罷。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

二十二年

四年 天德

春二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

荀子嶺南

初庶卒于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

禍未已也。至是為人所告。坐謗朝廷。編管于梅容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嘗通書王庶及趙

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于筠州。遠于高州。

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簽書

樞密院事

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語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

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退。中丞章復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

五月。襄

陽大水

平地五尺。漢水冒城而入。

秋九月。章復罷。冬十月。以

宋樸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金主亮召濟南

尹烏祿妻烏林荅氏未至自殺

葛王烏祿時為濟南尹。烏林荅氏容

儀整肅。亮召之。乃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

后土明。監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二十三年

元年 金貞元

春二月。金入都于燕。金主自

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百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以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

王循友知建康府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檜喜而遷之。踰年。檜以循友罪其

族黨。安置藤州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

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

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五月。潼川

大水平地丈五尺。死者甚眾。冬十月。宋樸罷。以史才簽書

### 樞密院事

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春正月。地震。○金右丞相蕭

裕謀反。坐誅裕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猜忌。恐殺。恐禍及。

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禧之孫。事覺。伏誅。夏五月朔。日食。○金

始置交鈔庫金以銅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

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公私

便焉。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秋

七月。張俊卒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

所鄙。以敷文閣待制秦垧修撰實錄院初知舉魏師遜

等議以秦熺子垧為榜首。上讀其策。覺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垧第三。時檜之子姪姻黨皆在高

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垧修撰實錄院。八月。禁百官避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

戊甲

輪對

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

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

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冬十一月魏師遜罷

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

自秦檜專

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出一語輒斥去之不異奴隸故自

預政事者纔四人而已加秦熈少傅封嘉國公○

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于宮

壽寧縣主什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

蒲刺及習撚兀术之女也師姑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

妹邨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孩完之姪也張定安妻

柰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

真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師姑膝上凡

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

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

意淫亂使共觀常於臥十二月西遼耶律夷列死

其妹普速完權國事

子幼故也普速完自號承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夏四月施鉅罷○五月朔日

亥乙

食○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

○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

或言岳州乃岳飛駐

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金汁

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於我州何與而改之。

**京火** 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

怒。杖殺長寧。秋八月。下趙鼎于大理獄。秦檜

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

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

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

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矜觀檜家廟記。口誦君

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

論趙汾與令矜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汾令矜大理

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以董德元

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參知政事** 秦檜冬十月。徙洪皓于袁州。未至卒。

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卒後一

日秦檜死。皓又在北庭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

皓為何官。居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進封。秦檜為建

死于敵國而死于讒慝。聞者悼之。

**康郡王** 加其子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帝幸

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為

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

並令致仕。熺夜遣頃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

拂見其黨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請已為相。

檜卒。遺表有云。願陛下固鄰國之權盟。謹國是之搖動。

贈申王。諡忠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讎戮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穿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

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甚則曰有無君心。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察事之卒。布滿京城。稍議之者。卽捕治。中以深文。如知饒州洪興祖。作程瑀論語解序。引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卽以爲譏。已毀其板。編管興祖于昭州。京西運副魏安行。嘗爲鏤梓。亦編管于欽州。其羅織人類。此執政。惟取備員。甫入輒出。惟深德王次翁。歷四年始出之。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爲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卽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旣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朱熹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什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

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官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也。**金主亮迎其太后徒單氏至燕**。亮命以大房山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官。及迎徒單后。至沙流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又缺溫清。願答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答。我有子如是。寧忍答乎。叱杖者退。旣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雖太后亦黜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子孟。堅信其誠。



王之奇等自便

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秦檜之姦請逐其親黨詔安置戶部侍郎曹泳于

新州罷端明殿學士鄭仲熊等四人徙侍御史徐嘉正言張扶為他官知建康府王會等六人俱以諂附貪冒

罷文竄呂愿中等于遠州秦埴秦焞等俱以檜黨濫科革正之莫汲張常先等八人並以告訐濫叨官爵

送遠郡編管尋釋趙汾奪二官以魏良臣參知政事與李孟堅王之奇等皆令自便

○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

徙李光胡銓于近州

光移郴州銓移衡州光尋卒

董德元免以

沈該參知政事

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

官○二月魏良臣罷○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

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竄東平進士梁

勛于遠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

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議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眾聽至有偽撰詔命召

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典憲

夏五月以沈該万

俟卨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

院事

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

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六月以程克俊

參知政事○靖康帝卒于金○命史館重修日

曆以秦熹修不實也秋七月。彗出井。詔求直言○八月

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政事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

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九月。以陳誠

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復安置觀文殿大

學士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焉。武夫健將言浚者

必咨嗟嘆息。至見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己。令臺臣有

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為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

虜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莫為之備。沈該。方侯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

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沈該。方侯高。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

其狂。臺諫湯鵬舉。浚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唱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惑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

二十七年正隆二年春正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

○三月。方侯高卒高為相。主和固位。無異秦檜。士論薄之。夏六月。以

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秋八月。以

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

參知政事○冬十一月。湯鵬舉免

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院事。○三月朔日食。○秋七月金

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

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

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

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矣。金主曰。彼且何

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

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琬嘗為朕言。宋有劉

貴妃者。姿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

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

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

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

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疆

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

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

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九月。以王

剛中為四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疆則犯

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

彊。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

西蜀謀帥。帝曰。無如冬十月。金營汴宮金主亮遣

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冬十月。金營汴宮其左丞相

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官室。國子司業黃中使

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

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

金主亮謀南侵乃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  
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  
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  
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  
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  
于燕時又建汴官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  
村落間往往推牛以供筋革夏五月貶禮部侍郎  
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孫道夫知絳州  
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為辭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弒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

### 貶六月遣王綸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

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陳誠之罷  
○沈該免秋七月以賀

### 允中參知政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

### 不至

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

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編文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侂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慈不妄笑

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  
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  
于頤二人往從受業父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有  
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  
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  
賣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祕書省正  
字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輩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  
生為久得其學為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  
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  
世惟與憲子輩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  
器為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  
翬諱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葉興化通判隱居武  
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  
言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  
熹初從子輩遊子輩以易之不遠復三  
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九月以湯思

### 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帝謂康伯

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  
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  
依阿植黨臣所不敢皇太后韋氏崩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惟  
勝憂懼常戒官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  
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  
年八十矣冬十一月擢顯仁皇后○十二月以王

### 綸知樞密院事

三十年正隆五年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

事○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璋進封

建王

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  
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

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郎  
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

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擢至和嘉祐間名臣  
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

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加恩  
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夏六

月王綸罷秋七月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朱倬

參知政事

倬初以張浚薦自宜典簿入對時方以劉  
豫為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

出為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陞辭因言前事帝問卿  
何久淹如此倬言為檜所厄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曰

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八月朔日食○賀允  
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中致仕○九月以李寶為浙西副總管

寶嘗陷金拔身

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  
如數迺授官令於平江督海舟捍禦冬十一月湯

思退有罪免

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  
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

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

初行會子

戶部侍郎錢端禮  
被旨造會子儲見

宜真之憲典遂奉祠  
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  
子輸左藏庫初行于兩浙遂通行諸州

三十一年

金正隆六年十月  
世宗雍大定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帝不

受朝○風雷大雨雪

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  
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

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  
至陰盛也今臣下無莠萌戚屬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

已辛

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陛下分經義詩賦為兩

科以取士。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

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

兼濟。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

永為成。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以陳康伯朱

倬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以吳拱知

襄陽府。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

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

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

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

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

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

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

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拱。玠之子也。

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

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金主亮嘗密隱畫工

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象。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遣其簽書樞密院事

為四川宣撫使。○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

置使。屯揚州。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故遼

人移刺窩斡叛。金圍臨潢。初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

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讎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

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娜等盡起男丁。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與部眾殺招討使

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娜。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眾推都監老和尚為招

討使。山後山前諸羣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

張。金主亮使僕散忽上等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西遼。乃率眾沿龍駒

河西出。撒八既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偽署六院節度使移刺窩斡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為都元帥。擁

眾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移刺札八招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札八曰。若降

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札八見窩斡兵眾彊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為。

今觀兵勢彊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為人所驅去乎。將欲恃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守

特本部族節度逐斡者。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西北部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

是窩斡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眾至五萬。金主亮遷都于汴。○秋。七

月。金大括馬于諸路。先是調馬于諸路。以戶口為差。計五十六萬疋。仍令戶自

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疋。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



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蠱起。犬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百三十餘人。周麟

之有罪免

初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陳康伯以國事勉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其

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至是坐免。

遣樞密都承旨徐

喜誥如金。至盱眙。金人卻之。乃還。

喜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

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喜乃還。

八月宿遷人魏

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

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

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

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使人向

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與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

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

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

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眾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

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最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踏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以成閔爲京湖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制置使

○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九月。遂大

舉入寇。

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

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爲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旣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柰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名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后方擣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持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爲勛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

遂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為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趣臨安。劉萼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進自蔡州。以瞰荆襄。徒單合喜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九月。亮召諸將授方略。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擅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以黃祖舜同知樞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密院事** ○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遂復秦

**隴兆三州** 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

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劉錡遣兵復泗州** ○高平人王友直起兵

**復大名。遣使入朝** 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

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

自壽春來歸。詔以冬十月。金人圍海州。魏勝李寶

為忠義都統制。合擊大敗之。金主亮渡淮。慮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

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

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

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

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

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

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

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

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

傷。乃拔砦走。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以拒之。劉錡

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

扼金師。金人以德畏。畏船載糧。糧而來。錡使善沒者擊沈其

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

高忠建。盧萬家。娑娑路。總管謀行。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

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弒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訛里朶為帝。廟曰劉錡。將王權軍潰于昭關。錡引還揚州。金

主亮入廬州

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

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吳拱成閔遣兵

復唐鄧諸州。○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

馬。虞允文參謀軍事

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

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

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

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

使宿衛。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

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王權退屯采

石。金主亮入和州

亮入和州。以梁山灤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

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

李寶大破金

人于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

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

舟師至膠西石白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白神。風自桅樓中來。如鐘鐸

聲。眾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

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擊斫舉帆。帆皆油纒。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

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眾三千餘人。斬其

帥完顏鄭家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不滅。晝夜。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于阜角林。大

敗之。

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于阜角林。

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

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殿中侍御史陳

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來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編管王權于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北岸者。

○金人侵瓜洲。葉義問使中軍統制劉汜禦之。

敗績。義問走建康。

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

橫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江。見

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彊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

瓜洲。汜先退。李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

錡聞汜敗。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虞允文大敗金軍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媒罵之。

于采石。金主亮趨揚州。

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

一豕投于江中。召奔賭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

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鯨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

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卽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其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揚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荅護神果軍扼淮渡。

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

**拱**為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

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

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

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

插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

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

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

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

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

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閔等為招討使。閔淮東。顯

忠淮西。拱**金主亮**為其下所殺。亮至瓜洲。居于龜

湖北京西。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

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

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

五七。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

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

其滿里衍。滿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殺

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

鴉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敵後者死。衆欲亡歸。乃

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

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

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

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

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

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

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

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

使大磐衣中裹其尸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

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



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沔。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史臣曰。完顏亮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為君則殺其君。欲圖隣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亮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州軍○帝如建康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為重。

三十二年大定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山東人耿

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疾來朝。金主亮死。中原豪傑

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遣使來聘。金主雍下今散南征

之眾。以高忠建為報。二月。以虜人允文為川陝宣諭。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使允文還朝。帝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及是陞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

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還臨安。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略中原。

時將耐欽宗于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略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金以張浩為尚書

令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

能高于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

不取卿等母以此為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事遂寢。閏月。祔欽宗主于太

廟。○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

雞。璘遣兵復河原州及積石鎮。楊椿罷。○太尉威武節

度使劉錡卒。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

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杖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

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耿京將張安國殺京

以降金。卒棄疾還。執安國送臨安斬之。張安國

金。棄疾還至海州。與眾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實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即帳

中縛安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吳璘

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為迎合。眾壯之。吳璘

復德順軍及環州。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

復失。竟無成功。仲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

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于瓦亭。大敗之。擒

其千戶耶律九斤等百二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

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于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

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

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

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

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

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

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

河池時姚仲等又復蘭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高  
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  
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  
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  
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官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  
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  
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  
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  
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洒  
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  
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  
之好不成立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  
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  
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夏四月以汪澈  
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

參知政事○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

及魏勝大敗之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

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闥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  
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  
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  
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  
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人  
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記略  
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  
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金追廢亮為海陵  
死者半圍遂解子蓋俊之姪也

煬王蕭王敬嗣暉許霖等輔亮為虐皆放五月立

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睿

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

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扈蹕

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

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 罷三招討司 以李顯忠

帝從之瑋既立更名睿 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衙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顯

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亭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廊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

乃六月追封子儁為秀王 詔集議子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

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 朱倬罷 ○ 父可封秀王諡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

帝傳位于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

后太子即位大赦 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

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

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托得人吾無憾矣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

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

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于汪黃終制于秦檜 帝朝太

上皇于德壽宮 帝五日一朝太上皇 以龍大淵為

樞密副都承旨曾覲幹辦皇城司 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尋以大

淵知閣門事。觀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監南

同知閣門事。朱熹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

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

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

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

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

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子然無一毫可恃。為遷

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

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釁之淺

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

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

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

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

監南嶽廟

朱熹封事

應天下之務

也。今虜於我

以義理之公

綱。厲風俗

延中已之資

事功。數年

深。徐起而

海利病。係

司者。守令

民之得所

浚入朝。以

至。帝改容

從容言。人

淵知閣門事

同知閣門事

朱熹封事

應天下之務

也。今虜於我

以義理之公

綱。厲風俗

延中已之資

事功。數年

深。徐起而

海利病。係

司者。守令

民之得所

浚入朝。以

至。帝改容

觀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朱熹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

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

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

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

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

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子然無一毫可恃。為遷

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

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釁之淺

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

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

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因賜之坐。浚

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

監南嶽廟

朱熹封事

應天下之務

也。今虜於我

以義理之公

綱。厲風俗

延中已之資

事功。數年

深。徐起而

海利病。係

司者。守令

民之得所

浚入朝。以

至。帝改容

從容言。人

淵知閣門事

同知閣門事

朱熹封事

應天下之務

也。今虜於我

以義理之公

綱。厲風俗

延中已之資

事功。數年

深。徐起而

海利病。係

司者。守令

民之得所

浚入朝。以

至。帝改容

觀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朱熹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

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

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

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

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

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子然無一毫可恃。為遷

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

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釁之淺

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

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

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因賜之坐。浚

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

監南嶽廟

朱熹封事

應天下之務

也。今虜於我

以義理之公

綱。厲風俗

延中已之資

事功。數年

深。徐起而

海利病。係

司者。守令

民之得所

浚入朝。以

至。帝改容

從容言。人

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故遼人移刺窩幹稱帝。金將僕散忠義討平之。窩幹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謀衍討之。遇于長濬。窩幹大敗。率眾西走。謀衍復追敗于霧霖河。窩幹去攻懿州。金師久無功。僕散忠義自請行。乃以為右副元帥。代謀衍。忠義及紇石烈志寧追之。至梟嶺。西陷泉大敗之。窩幹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部。其黨多降。窩幹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中都斬之。其黨悉平。惟札八不服。頗為邊患。金人苦之。冬十月。葉義問罷。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

○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紇石烈志

寧副之。

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詔宰

相復兼樞密使。

○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

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蒲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五

四

